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三回 第十四節

上了銅鐵網，俯首向聚義廳當中觀看。此時，楊香五與蕭銀龍、張氏三杰等辦完了事，各歸本位，早就看見勝三爺愁眉不展，坐立不安，但是三人雖然照歐陽爺計劃辦完，可不知道歐陽爺究竟盜出萬壽燈沒有，可不敢將所作之事告訴勝三爺，恐怕被賊人看出破綻，因為盜燈請的是蠻子一個人，不許有別人幫助，蕭銀龍跟賈七爺借寶劍都是暗暗的藏在衣服裡，假裝出恭帶到外面，暗暗交給歐陽大義士的。然後又將楊香五使眼神叫到外面，用雞鳴五鼓返魂香將四更樓更夫薰倒，竊取梆子，由定更之後，打二更、三更、四更、五更，五更之後，將梆子放在原處，暗將屠大爺的令徒張氏三杰招呼出來，先圍繞聚義廳，有學公雞叫的，有學犬吠的，有小巴狗叫的。列位，人要是真會學雞鳴犬吠，學得與真的一般無二，都可以將真雞真狗引得鳴叫。張氏三杰這一學雞鳴犬吠，就將蕭金台的雞引得也一齊鳴叫。張氏三杰這也是天生的偏材，前文書已表過，屠大爺與勝三爺一見面時，就對勝爺說過，這三人是能學雞鳴犬吠的奇材。聞文少敘，您道，鏢行及八大名山、台灣、蕭金台的人，不下五六百位，難道說就都被張氏三杰濛混下去嗎？雖然是張氏三杰學犬吠雞鳴，究竟蔣五爺的功勞實在不小，皆因為蔣五爺戰韓氏四猛時，一條亮銀盤龍棍當行者棒使用，打得韓家四猛熱汗直流。那韓家四猛在南七省乃是出色的人物，八大名山提起來真得首屈一指，今與蔣五爺車輪戰，八大錘對棍，誰看著不精神百倍？所以大家看他四個人陸續戰蔣五爺，只看得如醉如癡，又兼著這三天兩夜的工夫，就是有睡覺的，不過打一個盹睡而已，鏢行這邊吃喝眠睡，除去金頭虎賈明、孟金龍、李永泰之輩，全是提心吊膽，坐臥不安。宴無好宴，會無好會，不知道何時就是一場群毆。定的三晝夜盜燈，就是許進去取去，都不容易取出來。勝三爺真是提心吊膽，唉聲歎氣，暗中叫道：「蠻子你凡事談諧，這宗事也是鬧著玩的嗎？」正在愁思百結之際，忽聽雞鳴犬吠，五更已過，勝三爺心中不啻刀攪一般，叫道：「蠻子三天三夜盜不出燈來，你也見哥哥一面啊！你怎麼連面都不與哥哥見呢？」楊香五、蕭銀龍、張氏三杰看得明白，可就是不敢言語。雞鳴犬吠時，慢說是蕭金台及鏢行人都不知是假，就是上曉天文，下達地理，觀天下在掌握之中的台灣大師石朗，因為看熱鬧看的都被瞞過去啦。正在此時，閔士瓊見韓家四猛俱都落敗，聽見五更已過，雞鳴三唱，遂叫道：「勝老達官！也不必較量武術啦，較量武術是無濟於事，五更已過，看看天明，請勝老達官就此立給蕭金台字據，起身投案打官司吧！您鏢行的親朋也該遣散啦，難道您還將送殯的埋在墳裡嗎？歐陽義士盜不出來萬壽燈，他也就不到聚義廳見眾賓朋啦，難道他還真到聚義廳自刎嗎？最大的問題是打萬壽燈的官司，歐陽自刎與不自刎倒不成問題。」

勝三爺聞閔士瓊這一席話，真好似涼水澆頭，五內如焚，無精打采。仰面觀看天色，勝爺觀罷天色，對閔士瓊道：「我勝英當著天下英雄，絕不能食言。死或輕於鴻毛，死或重於泰山，我勝英雖打盜萬壽燈的官司，身首異處，不知情者固不足論；知情者談起我勝某時，雖然捨生，不能當著天下英雄失了信義。」

茶餘酒後談論起來，勝英雖死猶榮。閔老寨主不必懷疑，勝某必踐前言。但是天氣尚早，若至東方閃爍時，我必然給老寨主立下字據，就此往北京投案，打這場盜燈的官司。我歐陽兄弟就是盜不出燈來，也必得見我一面，絕不能匿而不見。」勝三爺語至此，就聽金頭虎說道：「十陣賭輸贏，我們贏了四陣，賊們打退堂鼓，這回賊可得著理啦。大蠻子盜不出燈來，從此他還見鏢行的人？他非背地跑了不可。玩笑有他，辦真事他還辦的了？勝三大爺不定跟他有多大的仇呢？他這是借刀殺人，報仇呢。什麼叫三天三夜盜燈賭輸贏，盜不出來打官司？沒那麼打過官司的。乾脆咱們血肉紛紛亂一陣吧。」道爺說道：「賈明不要胡說，你三大爺為人言而有信，別說是打官司，就是此時刀放在脖子上，也不能食言。孺子無知，胡言亂道，再要饒舌，必受重責。」賈明一翻母狗眼，低聲說道：「勝三大爺跟老道也不知有什麼深仇哇？不教咱言語，等到天亮時看看，有話你們說，反正我不打算出蕭金台。真教我三大爺立字，得先將我宰了再說別的。」不表金頭虎嘴裡嘟囔，此時黃三太趴在桌子上，淚如雨下，心中暗說：「歐陽叔父，你怎麼這樣荒唐？沒有金鋼鑽，你別攪歪活。你真就將我恩師送在北京，打盜燈的官司？我之恩師向來事無大小，言出如山，沒有失過信。你盜不出燈來，你倒是見上大眾一面啊。」其餘鏢行之人，個個愁眉不展，唉聲歎氣，東廊下好似愁雲漠漠，淒涼景況充滿了庭院。台灣的大帥石朗都暗中替勝三爺為難：這大年歲，行俠作義，落得這樣下場。西廊下群雄是喜形於色，除了十三省總鏢頭勝英，綠林道中拔去眼中之釘，肉中之刺，從此綠林道中少了一個勁敵。人心向背，憂喜出於自然。

不表兩造眾英雄悲悲喜喜，再說閔士瓊第三次站起身形，又教勝三爺立字據打官司。勝三爺未及答言，忽聽天棚銅鐵網上有入叫道：「勝三哥，小弟來也！唔呀，閔老寨主不要得理不容人，三哥不要著急，珍珠燈盜出來啦！」兩方的群雄仰面向上觀看，就見皮襖馬褂，踢啦踢。閔士瓊說道：「現在已經天明了，盜出來沒有用啦。」歐陽大義士一句話，提醒了台灣的石朗，觀看星斗，果然尚且不到四更天。韓秀等也都來到外面觀看，閔德俊對老寨主閔士瓊說道：「父親，孩兒與韓秀大哥觀看星斗，果然是四更不到，三更半天將過。」閔士瓊聞聽，不啻揚子江心翻船，萬丈高樓失腳，目瞪口呆，不能作一語，天下眾英雄莫不覺著毛骨悚然，暗中稱奇，歐陽大義士這一盜出萬壽燈來，鎮住天下群雄。閔士瓊在座上如木雕泥塑的一般。勝三爺道：「閔老寨主，這一次量不能失信了？沒有別的，請你打窩主的官司吧。」列位，大凡人要是真正理短情屈了，被人家若是問住，真正的張口結舌，無言以對。閔士瓊這樣的反覆，到了此時也是水盡山窮，實在沒有反覆之餘地了，講的是五鼓雞鳴，犬吠為止，人家三更半天將燈盜出，當著十四省英雄，要是再說出不算來，那還夠人格嗎？

閔士瓊正在無言以對之時，勝三爺逼閔士瓊打窩主的官司，就聽後院有腳步聲音，噠噠噠，腳往前院跑，大聲喊道：「就這樣的打官司，我家老寨主倒願意去，我有點不願意。咱們得見個輸贏勝負！」眾人舉目觀看，正是恬不知恥的賊子閔德潤，手持金鼎龍頭擗，耀武揚威，自己不知自己有多大本領。勝爺一看，是無恥不知自愛的閔德潤，遂說道：「孺子看看項上加刀，尚且不知，滅門九族之罪，你父子豈能打得了這樣罪大彌天之官司？反覆無常的賊子，你有幾個腦袋？屢次饒你不死，你不知勝某以恩待人，真是無恥之徒。」閔德潤說道：「勝英你不要大言欺人，今天勝得了我閔大寨主，金鼎龍頭擗，大少寨主便替父替友打這一場盜燈的官司，殺剛存留，不能連累好朋友。大少寨主並非反覆無常，我們父子也是為朋友，你無故與綠林道作對，開鏢局子是買賣，你破二郎山，火焚蓮花峪，綠林道與你誓不兩立。蕭金台就算打這兒冰消瓦解，只要綠林道不絕跡，就與你姓勝的對付。哪一個不服，過來，與大少寨主較量較量。」勝爺回頭向東廊下叫道：「哪一位辛苦辛苦，將窩主捉住？」勝三爺話言未了，早有一人越眾當先，大聲答道：「勝三哥，小弟尚無寸功，我願拿此賊，權當見面之禮。但不知要死的要活的？」勝爺一看，原來是蔣伯芳。勝爺微然含笑道：「此賊乃是要犯，藏匿匪人，窩存贓物，較比盜燈的正犯還要緊呢，拿住活的還得解往京都，千萬不可傷了他的性命。拿住之後，經官廳訊出口供，那才算咱交了差，完了咱們的責任呢。五弟多要小心。」蔣伯芳道：「小弟明白了，捉拿此無名小輩，猶如探囊取物耳，何勞囑咐？」語畢，雙手合著亮銀盤龍棍，龍行虎步，來到聚義廳當中，真是威風凜凜，精神百倍，八大名山之人聞名喪膽，蕭金台神鬼皆驚。蔣五爺叫道：「閔德潤小輩，休要猖狂，還不過來受死！」閔德潤一見蔣五爺，分外眼紅，叫道：「小兒蔣伯芳不必誇口，看擗！」

人到擗到，直奔五爺頂樑上，壓山蓋頂砸來。蔣五爺不慌不忙，閃開大山賊的龍頭擗，仍按行者棒，接續著打韓家四猛的招數向下使。大山賊力大絕倫，金鼎龍頭擗上中下、前後左右，圍著蔣五爺身形。蔣五爺因為方才戰了四猛，不肯與大山賊碰傢伙，專使純熟的招數，一條亮銀盤龍棍，舞得如同銀蛇亂躡，只見棍不見人，風雨不透，大山賊的龍頭擗，無論如何也遞不進去。大山賊以為蔣五爺不敢碰他傢伙，越打越向蔣五爺棍上找。蔣五爺心中暗道：「小冤家，我這一棍要砸上你的擗，我教你一輩子忘不了姓蔣的。」二人戰得正在興高采烈之際，龍頭擗一砸亮銀盤龍棍，蔣五爺用盡平生之力向外一棍，棍與擗纏在一處，恰似半空中打了一個霹靂相似，山谷應聲，火星子冒起五七尺高。天下群雄，不約而同俱都打了一個冷戰，只見大山賊連晃了三晃身軀，腳步站立

不穩，雖然沒將擗出手，幾乎虎口震裂，蔣五爺倒退了兩步，棍法仍然不亂，大山賊此時可就有點勉強招架了。勝三爺在旁叫道：「五弟，要活的，棍下留情！」蔣五爺抖擻精神，棍法變招，奔山賊胸前一點，山賊咬著牙，用擗向外一碰棍，蔣五爺未等大山賊找上棍，急忙將棍抽回，大山賊的擗沒繃上棍，身形就有點不穩，蔣五爺趁勢裹手一棍，奔賊腰間打去，山賊欲待躲閃，可就来不及啦，這一棍正打在腰下臀骨之上。五爺使了三成勁，要使十分勁，就沒有山賊的命啦。山賊金鍾罩的工夫已然破啦，氣力受了硬傷，究竟沒有以前膂力大了，要不然與蔣五爺對棍的時候，就是蔣五爺力大，山賊也不至如此不中用。

聞文少敘，一棍將大山賊打倒，兵刃出手，閔德潤起伏就地，並將龍頭擗拋出去五七尺遠。金頭虎賈明賣精神，一聲喊叫：「楊香五小子，你還不過去搥！」楊香五一晃馬尾透風巾，趕奔近前，金頭虎一攏大山賊的胳膊，被大山賊一撥拉，金頭虎幾乎鬧了一個筋斗。楊香五向前一按，大山賊雙手扶地，向上一擡，楊香五鬧了一個趑趄。金頭虎喊叫：「我的姥姥！人家躺下啦，我都辦不了。大小子，快過來吧！」孟金龍、李永泰二人過去，這才將山賊四馬倒攢蹄捆住，提到東廊下，真是油皮都沒有傷損。此時閔士瓊在聚義廳金交椅上看得真而且真，花白鬚鬚亂抖，心中猶如刀攪的一般。閔士瓊心內暗想：「只想我父子天下無敵，德潤力大絕倫，不想今竟被獲遭擒！悔不聽劉氏夫人之言，前幾日他說我父子十天之內，必然山破人亡，到了此時，果然應了夫人之言。」閔士瓊思索至此，打下牙來往肚子裡咽，後悔不及。天下群雄一語全無，聚義廳上靜悄悄，愁雲慘慘。少許工夫，只見東西兩廊下交頭接耳，紛紛議論。

不關心的，道短論長，關心的人替閔家父子擔驚害怕，燈被鏢行盜出，大少寨主被獲遭擒，眼睜睜一座百年事業的蕭金台，就要冰消瓦解。此時勝三爺面對閔士瓊說道：「閔老寨主，在下勝英幾次進忠告，老寨主你不知嘉納，按說在下與老寨主談不到進忠告二字，老寨主身為綠林，在下做保鏢的生意，本來冰炭不能相同。但是勝英因素知老寨主出身清白，為亂世所迫，棲身綠林，雖然異路殊途，久有互相仰慕之誠，是以不忍坐視老寨主你的成敗，故爾累次饒舌。今者勝英尚有不得已於言者，不敢言忠告，也不敢望老寨主必聽餘言，惟有望老寨主你莫悔不聽餘言而已。盜燈之賊，並不是有氣節的男兒，這宗賊專恃血氣之勇，不懂大義，以勝某之忠誠待人，尚且不能化此頑梗，他與閣下不過聞名之交，並非通家之好，他今見令郎被擒，珍珠燈已失，他的初志，所為設計陷害人，計不得逞，必然遁去，倘他逃走，沒有盜燈的正犯，你一家老少萬死不足以償。」閔士瓊理短情屈，不能答一語。勝三爺這一提盜燈之人，天下群雄莫不以秦尤為目標，老寨主閔士瓊舉目向西廊下三層人後觀看秦尤，手捻花白鬚鬚，面沉似水，大丈夫說不出後悔的話，人亡山破，多半世英名喪於秦尤之手，真是有口難訴。

此時西廊下忽有一人越眾當先，大聲叫道：「老兒勝英！不必動唇齒之才，自言仁義，以買人心，老虎帶念珠，假充善人。想當初吾兄與汝歃血為盟，明清八義，誓成義舉，你中途反目，鏢打拜弟，誰人不知？今尚敢在眾人面前大言欺人，口是心非！你要想見盜燈之人，勢比登天還難！」勝三爺舉目觀看，此人紫緞色壯帽，長臉膛，燕尾鬚鬚，背後背十二顆鏢槍，襯烈火苗，身穿品藍色短靠，青綢子底衣，青緞子薄底快靴，背後斜插柳背定一口樸刀，握刀夠奔聚義廳當中而來，精神百倍，有不可一世之概，年在半百以外。勝爺觀罷，心中明白，叫道：「秦老二！你是有始無終，賢愚不分，有眼無珠的小人！你聘請本山二少寨主，去北京盜獄救秦尤，成全他寡母孤兒，你是他叔父，分所當然。但是你的用意，未必是只救秦尤，你乃奸亂成性，助秦尤為非，暗害好人。你救出秦尤，你就當同他回家，叫他寡母孤兒可以安善度日，教訓秦尤改邪歸正，成為明理的好人，你才夠長輩的資格。你計不出此，救出秦尤之後，你憑秦尤小兒，二次夜入皇宮內院，盜康熙聖上、太后老佛爺的萬壽燈，你與二少寨主題詩巡風，你助紂為虐，使秦尤罪上加罪。秦老二！你是救秦尤，你是害秦尤呢？可惜你身為長輩，不能教化子姪，反陷汝姪於大逆。太后老佛爺的懿旨，康熙聖上的聖旨，十三省一體嚴拿，務獲解究。秦老二，你憑血氣之勇，做下大罪彌天之事，你難道不曉得大清國的律例嗎？秦老二，你與我秦八弟是當族弟兄，你又有救秦尤一點熱心，不然，我勝某絕不能對牛操琴。這場官司，你有三顆首級都不夠打的：第一件越獄，第二件盜燈，第三件聚眾行兇。你要識時務，你別在人前逞能，你還不快快逃命去麼？」秦義龍聽罷，默然良久，心中暗道：「此禍由一人所起，現在大少寨主被擒，萬壽燈也被鏢行之人盜走，眼見蕭金台大勢將去，我秦義龍若此時一走，我叫什麼朋友？人家閔家父子為朋友，還能犧牲一切呢，我若真個一走，豈不被天下群雄笑罵我有始無終？老勝英明著是用良言勸我，暗含著是要我拚命，他言說我是有始無終之輩。」秦義龍思索至此，大聲叫道：「勝英！你是胡言亂道，你是人中敗類，真稱得言行相反。你鏢打盟弟，中途變心，你還敢在眾人叢中搖唇鼓舌？你就是能將死人說得復生，我也知道你的來歷。我秦氏門中與老兒有不共戴天之仇，今日正是我秦某報仇雪恨之日！若不將老兒碎屍萬段，不足以消吾恨。」勝三爺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秦老二，你是活膩啦！」秦義龍手擎樸刀，夠奔勝三爺，夠上步位，將刀一橫，攔腰便刺。

勝三爺並不握刀，見刀來至切近，腳尖滑地，橫著縱出五七尺遠。秦義龍第二刀紮胸前掛二肋，勝爺一閃身形躲開。一連三刀，俱被勝三爺躲過，勝三爺又厲聲說道：「老賊你逃命去吧！倘若動起手來，收招不住，你難免認母投胎，你不是勝某的敵手。」飛賊秦義龍三刀沒刺著勝爺，氣得七竅生煙，恨不能刀刀見血，片片透肉，哪裡能聽勝爺良語相勸？並不答話，一刀緊跟著一刀。西廊下綠林道中有沒見過勝爺的，一看勝爺真有容人之量，個個心中起敬，有那宗無知小輩，他還說勝爺怯陣，不是秦義龍的敵手呢。聞文少敘，勝爺一看老賊秦義龍真是不知進退，就是一夜不與他還手，他也不能知止而罷，勝三爺遂亮出魚鱗紫金刀，接架相還。勝爺向來是，愈當著有名的人物動手，愈長精神，這就是好貨不賤賣，貨實識家。按老賊秦義龍，也是三十年的苦功，這一跟勝爺對上刀，可就顯出不行啦，真是好貨就怕樣子比。勝三爺手眼身法步，腕肘膝間，一招一式，刀遞出去七面見清，刀尖、刀背、刀刀、刀柄、燈籠穗，看著清清楚楚，藍汪汪的藍魚，紫微微的魚鱗，尖長背厚刀飛薄，真可以上畫譜。天下群雄莫不暗贊老英雄的刀法絕倫，無怪乎一把魚鱗紫金刀，縱橫南七北六十三省。勝三爺愈殺愈勇，老賊秦義龍是愈殺愈鬆懈，戰不到五六十個回合，老賊的刀只有招架之功，並無還手之力。勝三爺抖擻精神，當著天下群雄，為的是戲耍老賊，老賊欲落敗，都跳不出圈去，只累得老賊熱汗直流，喘得猶如牛吼，兩廊未有不匿笑者。勝三爺故意的刀法一懈勁，老賊趁勢劈頭探腦一刀砍來，使了個十足勁，勝三爺並不躲閃，反向裡進步，看看與秦義龍挨身，一反腕子，連刀柄帶老賊的腕子一並捋住，叫道：「老兒，這邊來！」勝三爺一叫勁，秦老二隨著手過去。勝三爺左手持著老賊的刀柄與腕子，右手的刀，此時是愛紮就紮，愛剝就剝。勝爺的刀臨到老賊的面門，未肯下絕情，偏著刀向老賊面門上一按，口中說道：「我本當將你殺了，看在我那故去的秦八弟之面，秦老二你逃命去吧！」刀在老賊面門又一晃，老賊一閉眼，勝爺底下一腳，正踢在老賊胸下，上邊的手一鬆，秦義龍鬧了一個仰面朝天。金頭虎跑將過去，抖開了飛抓就要搥人，勝爺擺手說道：「明兒，不許造次！他是你秦八叔之弟，不許無禮。他有救秦尤一點熱心。」賈明不敢違背，諾諾而退。

老賊秦義龍由就地爬起來，滿面通紅，又羞又惱，厲聲說道：「勝英！在下不是你敵手，你的刀法絕倫，人所共曉。我雖然不是你的敵手，我輸給你啦，我心中尚不甘服。你有個外號叫神鏢將，當著天下英雄，咱倆過過鏢，你先打我也成，我先打你也成，你要用鏢再贏了我，從今以後，我不再與你為仇作對。你要是一鏢將我打死，那算你成全我秦義龍啦，皆因為閔家父子為我叔姪之事，家破山崩，在所不惜，我姓秦的若是臨陣而逃，叫天下英雄笑我畏刀避劍。你的鏢只管照我致命處打，你一鏢打死我，我死而無怨；你要說給我留情不傷我，那是你藝業不高，自詡其能。」勝爺聞聽，微然點頭笑道：「秦義龍，你不必咬言咋字，你要明白大義，你還不至於教秦尤作下大逆不赦之事呢。今者你既不含糊，我也別埋沒你的技藝，我也知道，你鏢槍打的好，三十年的苦功，今當天下英雄，叫你獻一獻絕藝。可是有話說在頭裡，恐怕沒有你的便宜。」

秦義龍道：「勝英，你要贏得了姓秦的鏢槍，我便心服口服。」

勝爺說道：「如此還是你先打我，你的鏢槍要將姓勝的衣服皮肉傷損一點，我將珍珠燈雙手奉獻，我替你叔姪與閔家父子，打盜燈及窩主的官司。勝英言而有信，你就獻絕藝吧。」秦義龍方要取背後的鏢槍，勝爺說道：「且慢，你的鏢槍能打多遠見准？」秦義龍說道：「我的鏢槍能在三丈之外見准。」勝爺道：「咱倆人站好了，你在北面我在南面，北面上有人，南面上沒有人，防備

打不著我，打著看熱鬧的。咱倆相距三丈遠，你的鏢槍自然達得到，你不要慌，沉住了氣，露臉成名就在此一舉了。」語畢，勝爺繞到南邊，秦義龍轉到北面，相距三丈來遠，勝爺道：「你打吧。」秦義龍伸右手背後取鏢槍。鏢槍較鏢長，在背後筒內插著，用的時候伸手撕鏢槍的旗子，抽出來就打出去啦，較比用鏢還便利，用鏢總得打兜裏裡向外登，這宗東西一摸旗子就算打出去啦。老賊右手摸鏢槍旗，一隻鏢槍奔勝爺胸前而去，勝爺見鏢槍來到胸前，約有半尺遠，勝爺一閃身軀，鏢槍落地；第二隻左手的鏢槍，又奔勝爺當中而來，鏢槍切近，勝爺向上一縱，縱起五七尺高，鏢槍落空；第三隻右手的鏢槍又照左并肩穴打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秦義龍左右手撕鏢槍，「嗖嗖」，直奔勝爺打去，好似雪花兒一般，鴨尾巾上的鏢槍方過去，胸中的又打來。只見勝爺銀鬚亂飄，方閃開又縱起來，方低頭又撤步，在鏢槍如狂風驟雨時，勝爺用雙腳踢鏢槍。一霎時十二隻鏢槍打完。勝爺身形站穩，哈哈大笑，口中說道：「秦老二多受累了！」說著話，雙手一抱：「我接了你兩隻鏢槍！」列位，天下群雄在秦義龍打鏢槍時，俱都微聲喝采，只聽東西兩廊下，只喝：「打的好哇！躲的好哇！」

誰也沒看著勝三爺在什麼時間接住老賊的鏢槍，就連秦義龍自己都不知道勝三爺在什麼時候接住他的鏢槍。天下群雄無不納悶，有說勝三爺真神藝也，無怪乎人稱神鏢將呢。

秦義龍看著發愣。勝爺說道：「秦老二，我曾打鏢，眾人抬愛我，稱我為神鏢將，我接你的鏢槍，還不算什麼奇事，我再打你，不能使我自己的金鏢，仍然使你的鏢槍，還是就用接住你的這兩隻，要用三隻鏢打著你，那算我經師不到，學藝不高。如果這兩隻鏢槍，俱都打不著你，我將珍珠燈送給你，還是我打盜燈的官司。」列位，勝爺這一句話說出來不要緊，東廊下鏢行之人，第一位諸葛道爺先大吃一驚，心中暗道：「勝三弟，這不是自找其禍嗎？人家十二隻鏢槍打不著你，你用兩隻鏢槍就要打著人家？倘若打不著人家，也不要緊，你為何選用珍珠燈賭賽呢？」不表大眾全擔驚駭怕，單說秦義龍聞聽勝爺用兩隻鏢槍要將自己打著，心中暗道：「我三十年工夫，不但我會打鏢，我還會躲鏢，別說你兩隻鏢槍，就是三隻金鏢，也不能讓你打著我。你要打不著我，再要反悔，我可就有了理啦。莫非說大話人栽筋斗，都栽在絕藝之下？我還以為我用不了三鏢槍，就要將他打倒呢，誰想十二隻都無濟於事。」老賊思索至此，面帶悅色，說道：「一言出口。」勝爺說道：「駟馬難追！你也站在南面，我上北面打你。」秦義龍到了南面，勝爺站在北面，伸出左手的鏢槍，說道：「勝某打暗器向來不暗算，打的時候必有一個著字，敵人只要有本事就躲得開。我左手這只鏢可打不著你，咱先說頭裡，第一隻右手的鏢要打你上中下、中上下、下中上，反正這三個部位不定哪兒，可沒有准。打上是點到而已，不過取個笑兒，也許衣服紮破，也許傷點肉皮，要是見了血，那就是走了手啦。」秦義龍說道：「不必費唇舌啦，你就打吧。」勝爺左手的鏢槍對準老賊說道：「著！」老賊一看，鏢槍出來，特別另樣，真是貨真價實，老賊心中暗含著佩服，外行可看不出來，外行看著很不出奇，就好像不會打鏢一樣。皆因為勝爺說的明白，這只鏢可不能打著，所以這只出去的非常之慢，槍尖子四平，鏢旗筆直。內行人看著可就有了工夫啦，秦義龍的鏢槍出去，槍尖子雖然不擺，不能頭尾四平，多遠出去，都一條直線一般，要不然絕不能指哪打哪。這只鏢來到老賊胸前半尺來遠，老賊一閃身出去三四尺遠。秦義龍本來是能打鏢能躲鏢，要外行躲鏢，離著老遠的他就躲開，未等閃開這一隻，那一隻又到啦，准得打上。秦義龍倒是行家，鏢到胸前才躲閃，閃過去一看，這只鏢槍，不偏不倚，正插在方磚地的十字花上，筆桿條直。就這一手工夫，就可以壓倒群雄，慢說是打出去插在方磚地上，就用手直插去，都不准插的那樣准，要不然老英雄就敢開口說下大話，打不上奉還珍珠燈，真得說是神鏢。讀者問道，你說的太懸虛啦，打的准固然可以，怎麼平著打出去，還能紮在地上呢？

列位，古人有一位養由基，人稱養一箭，載於《史記》。

養由基在楚共王駕下為臣，又有一個大將潘黨，也在楚共王駕前為臣。有一天楚晉交兵，兩國俱都出兵，安營下寨已畢，還沒有交戰時候，將士們閒暇無事，叫大將潘黨射鵠，潘黨於百步外，一箭正中紅光，潘黨面有得色，大小將士俱各誇贊潘黨，不絕於口。適養由基亦到，身背弓，腰挎箭袋。大眾說道：「養叔來啦，也叫他射一回看看。」養由基遂走到大眾眼前，說道：「射紅鵠不足為奇，我能連發三矢，俱中一處，由紅光上一個窟窿射過。」拾箭的小校將箭拾回說道：「三矢俱由一個窟窿穿過。」潘黨說道：「巧勁耳。」養由基說道：「射鵠是巧勁，我能於百步之外，箭射楊樹葉。」潘黨說道：「滿樹樹葉，誰不能之？」養由基說道：「命人將楊樹葉畫上記號，我到樹下看完了，然後我百步之外射之。」潘黨遂打發人到樹上，將樹葉用筆畫好黑記，養由基到樹下看準，退到百步之外，一箭射去，不見箭落，潘黨說道：「箭被樹枝架住，不能下落，謊言穿楊樹葉呢？」養由基說道：「此箭穿過楊樹葉，兩頭被樹枝搭著，可叫小卒上樹去取。」打發兵士上樹取箭，果然如言。

潘黨仍然說是巧啦。養由基說道：「可命小卒記三個樹葉，畫上一二三，我拿出三支雕翎，也都畫上一二三，我這三支箭，不許射錯了。」於是打發兵卒上樹，如法記好，三支箭發出去，果然都中上，與頭一次那箭無異。潘黨無言，大眾俱都喝采。

潘黨又說道：「我能射透七層甲。」命軍士將七層鎖甲放在鵠前，潘黨也在百步外，彎弓搭箭，嗖的一聲射去，果透七層甲，箭簇看看紮在紅鵠之上，大眾喝采，潘黨面有得色。大眾說道：「看養叔的射法吧。」命小卒取箭，箭透七層甲，小卒取之不下，養由基說道：「我有送箭之法，不用射鎧甲，我能一箭射去，將潘將軍之箭頂出去。」大家說道：「好。」養由基遂一箭射去，果然不偏不倚，正將潘黨之箭送出去，那箭簇也紮在紅鵠之上。大眾俱都說道：「養由基是神箭手。」事為楚王得知，潘黨、養由基二人俱都被楚王喚至面前，楚王將養由基申斥一頓，並將養由基雕翎收回。第二日楚晉交兵，楚王親督士卒，兩軍對圓，晉軍有一個綠袍虬髯的大將，一箭射中楚王左目，軍心一亂，大軍敗了下去。楚王遂將養叔召至面前說道：「晉軍中綠袍虬髯者射了寡人左目，賢卿與寡人報仇。」養叔道：「大王將臣之箭收回，臣如何射之！」楚王遂由宮中取兩隻雕翎，授與養叔。養叔到了陣前，正遇綠袍虬髯者追趕楚王，養叔道：「匹夫敢射吾主？看箭！」綠袍虬髯人一仰首，一箭恰中咽喉，墮而死亡。大眾仍然追趕楚將。養由基把弓弦拽圓喊道：「看箭！」弓弦一響，嚇退晉軍。養由基對楚王說道：「仗大王之威，一箭射死大王仇人，空拽弓弦嚇退晉軍。」楚王大悅，乃授雕翎百枝，稱養由基為「養一箭」。楚王有一次圍獵，樹上有一通臂猴，楚王命軍士射之，亂箭齊發，猴猴伸手接箭，並不逃走。有人喊道：「養由基來也！」猴猴泣下，被養由基一箭射死。此事載於《史記》，可見藝業要是高了，真是神出鬼沒。勝三爺的鏢，夜間能打香火，能打蠟花，第一隻鏢將蠟花打歪，第二隻鏢將蠟花打落，第三隻鏢將蠟打起來，炮打三盞燈。水旁地下刨一個坑，勝爺藏在裡邊，大雁飛過來，到水邊上就飛得矮了，能用金鏢打雁。種種的驚人鏢法，一時難以說盡。

閒文少敘，勝三爺右手的鏢槍照定秦義龍一晃，說道：「著！」秦義龍方要閃躲，並沒有打出來，勝爺又說道：「著！」

秦義龍認為還是假的，並未躲閃，唻的一聲，正中左腿肚子，鮮血淋漓。天下群雄同聲喝采。飛賊秦義龍面上一紅，對大眾說道：「回頭再見！」後來直隸莫州廟，飛賊秦義龍行刺，勝奎完婚大鬧洞房，勝三爺二次出世，這是後文書的一大關節，暫且不表。

勝三爺見秦義龍逃走，遂對閔士瓊復又說道：「閔老寨主，盜燈的正犯怎麼還不露面？」閔士瓊未及答覆，只見西廊下三層人後，出來一人，大聲喊道：「太太爺來也！」眾人舉目觀看，正是二人皇宮內院，盜萬壽燈的正犯飛天鼠秦尤，越眾當先，握七首刀。柳玉春見秦尤出頭，明知必敗，以結拜關係，不好袖手旁觀，也隨在秦尤背後，握刀而立。崔通不忍坐視，也縱出西敞廳。勝爺一見秦尤，悲從中來，老英雄想起秦八爺只此一個後人，八弟婦苦守冰霜二十餘載，故此見了秦尤不忍動手。秦尤耀武揚威，自稱太太爺，滿不含糊，他哪知道老英雄的苦心？勝爺不得已，遂回頭叫道：「東廊下眾賓朋，哪位辛苦一回，捉拿盜燈的正犯？」語言未了，一人越眾當先道：「小弟願效微勞。」勝爺一看，仍是蔣五爺。勝爺說道：「五弟要慎重。」五爺道：「這三個小輩，乃是貓狗一流，但不知要死的要活的？」勝爺道：「這是盜燈的正犯秦尤，務必活捉，不可損傷。」蔣五爺答應一聲，一隻手拿著盤龍棍，直奔聚義廳當中而來。夠上步位，飛天鼠秦尤大聲喊道：「小兒蔣伯芳，看刀吧！」向上一跟步，照定蔣五爺面門刺來，柳玉春亮截把鬼頭刀，同時照定蔣五爺右肩頭劈去；崔通同時一刀奔蔣五爺左肩頭刺去。三把刀同時刺去，蔣五爺是雙手拿著棍，

見刀至切近，將棍向上一迎，棍當中正迎秦尤的刀，兩頭迎崔通、柳玉春的刀，這就是蔣伯芳一棍邀三刀。三鼠一見蔣五爺的亮銀盤龍棍迎將上來，三個小輩趕緊向回撤刀，若是被棍迎到刀上，刀准得飛了。三人將刀撤回，三弔角圍住蔣五爺，三把刀上下翻飛，蔣五爺仍用行者棒的招數，亮銀盤龍棍，銀蛇亂躡，玉蟒翻身，先是三鼠圍蔣五爺，後是蔣五爺一條棍將三鼠圍住。

秦尤是心黑手急，恨不得一刀將蔣五爺刺死，貪功心勝，偶不留神，被棍將刀磕出去五七丈遠，正打金頭虎頂門上飛過去，金頭虎說道：「我的姥姥，小耗子使飛刀呢？單打我腦門子上過去。再矮點戳我的眼上，我就得鬧個獨眼龍。」秦尤刀被磕飛，翻身要跑，哪得能夠？蔣五爺向上一進步，用棍一按他的左肋，將秦尤按倒，賈明、楊香五二人過去，掏出秦尤腰間的飛爪，將秦尤捆好，提到東廊下。崔通、柳玉春的刀，也都被五爺磕飛，被獲遭擒，仍然是賈明、香五過來捆綁，提到東廊下。三鼠俱都被獲遭擒，賈明晃悠冲天杵小辯道：「大小子，李永泰，你們兩人可看好了，這可是窩主與盜燈的正犯，你們兩個小子可別打盹，老鼠會齧，他若將繩子齧斷了，盜燈的官司可得你們倆替小子打去。」又問道：「天門白玉虎，三個小老鼠，你們就在一塊作伴吧？」閔德潤閉目不語，秦尤破口大罵，賈明不敢再詼諧，怕勝爺嗔怪，哈吧著羅圈腿走向一旁去了。此時勝爺對閔士瓊說道：「閔老寨主，三鼠與令郎俱都被獲遭擒，老寨主你還不自備其縛？難道說還等著動手嗎？」

閔士瓊未及答言，就聽由後面踢啦踢啦，過來一人，口中不住「唔呀！王八羔子！」來到勝三爺跟前說道：「他們作賊的真的有點義氣，三哥你看看這個東西。」手中托著一本冊子，遞給勝三爺。勝三爺伸手接過，揭開書皮，定睛觀看，原來是八大名山的盟單。第一位盟主閔士瓊，第二位寶刀將韓殿魁，第三位蓮花湖總轄寨主韓秀，第四位黑水湖的曹榮曹子山，第五位澎湖的王忠，第六位巢湖的李豹，第七位蕭金台的袁龍，第八位蕭鳳台的夏金輝。各個盟主共帶幾家寨主、嘍卒若干，注得詳詳細細。勝爺正在觀看之際，歐陽天佐說道：「將這本盟單交到官府，就沒有咱們的事啦，叫他們按著名字拿去。」

八大名山之人一聽，俱大吃一驚！那盟單上將八大名山之寨主嘍卒，全都注得明明白白，倘若被官家得去，八大名山縱然不能即破，也無寧日矣。勝爺看了一個大概，對八大名山之人大聲說道：「這是八大名山的盟單，今被我歐陽兄弟得來。我勝英交朋友還怕交不到呢，焉能再得罪朋友？諸公不必驚慌，現在因為珍珠燈，就單提珍珠燈，別的事情決談不到，鏢行也不能干預的。盜燈的正犯、幫犯、窩主，俱都被獲，與別位毫無關係。」語畢，由腰間百寶囊掏出火折，迎風一晃，搖著火折，將盟單當著群雄之面焚為飛灰。八大名山之人一看勝爺此舉，莫不暗暗歎服勝爺大仁大義。列位，勝爺這宗地方，又是大仁大義，又是無形中收羅人心。倘若真按二蠻子的計劃，將盟單送到當官，八大名山之人豈能容呢？當時就許一場群毆，不知道出多少條人命。這一來，不但不出禍，而且暗中還交了不少的朋友，不然怎麼勝爺到處逢凶化吉，山窮水盡時，必有救應？

這就是勝爺不做絕事，所以自己遭不上絕事。勝爺焚完了盟單，叫道：「歐陽二弟，你多辛苦了！」歐陽天佐道：「便宜這群王八羔子了。」勝爺又對閔士瓊說道：「英雄做了英雄當。你是打仗，還是自縛打官司？」閔士瓊仍然無言以對。此時東廊下賈七爺賈斌久、蕭三俠蕭杰、孟鏗、李剛、屠榮、歐陽大義士等，各亮兵刃說道：「勝三哥閃開，拿他吧，哪有那些良言跟他說？累次害人，黑心賊！」眾人一亮兵刃，驚動了玉面小如來，英雄甩大斃，攪劈水刀。勝三爺對群雄擺手說道：「大家且慢，我自有的辦法。」

正在此時，就聽西跨院有腳步聲音，噔噔噔，向前跑來。此人進了聚義廳，群雄舉目觀看，此人頭戴青布隨風倒，身穿青布大斃，青布底衣，足下青皂布靴子，面上皺紋堆累，蒼白鬚鬚，年在六七十歲。進了聚義廳，直奔二少寨主玉面小如來而去，一把捋住二少寨主的十字絆，聲音悽慘，眼含痛淚道：「我奉夫人之命前來，叫二少爺到內寨見上主母一面，有要言相告。老太太現在哭得死去活來，二少爺不論如何，請至後寨，見上主母一面。老奴我這裡跪下。」說著話，將二少寨主之刀還入刀鞘之內，死也不放，淚如雨下。玉面小如來此時心如刀攪，一奶同胞的兄長，被人拿住捆綁在東廊下，天倫被人逼迫非打官司不可，人生最難過的事，最傷心的是生離死別，小英雄眼裡含著淚，可沒哭出來，對老管家道：「閔福，你看大少寨主被獲遭擒，老寨主尚不知吉凶禍福，我豈能獨自偷生，被群雄笑罵，怕死貪生？約來的朋友還不能抖手就走呢，閔福你不必攔阻，叫我落一個不孝之名。」閔福說道：「主母之命，少爺不聽，也是不孝。你到後面見上主母一面，然後你再拚命，與老奴無乾。此時若非動手不可，除非先將老奴結果性命。」

家人閔福又對老寨主哀求道：「老寨主您還不發一言，叫我家二少爺見上主母一面？」閔士瓊歎道：「此時我若發言叫德俊走，恐怕鏢行不容，我若一發言，鏢行的人必然攔阻，豈不是白栽筋斗嗎？」閔士瓊並不作一語，老家人閔福哭得異常悽慘，勝三爺看著也覺難過，老英雄不由的動了惻隱之心，想道：閔德俊對於勝爺與蕭銀龍向來情情理理，勝爺頭次探蕭金台時，閔德俊背地裡說話，就很仰慕勝三爺之為人，他又有去北京越獄盜獄救秦尤的好處，勝三爺心中思索：此子我見過兩次，對於人情上沒有不遇到的，莫若我放了此子，給他閔氏門中留下一條後代根苗。勝三爺思索至此，遂對閔士瓊說道：「老寨主何不發言，叫令郎見上尊夫人一面？」閔士瓊本來心中願意德俊逃走，不敢發言，一聽勝爺許可，閔士瓊叫道：「德俊！勝老明公許可，你何不到後寨見你母親一面？」說話時用袍袖遮著手，對閔德俊擺手：「快去快來。」閔士瓊以為勝爺是愚人呢？用袍袖遮手，叫德俊別回來，口中可說快來，其實勝爺心中明白，勝爺是從心中願放他走。

玉面小如來對他父親一點頭，隨著閔福向外便走，走到西角門時回頭，向東廊看了看胞兄德潤，又看看天倫，英雄眼含痛淚，方一出西角門，放聲大哭。眼睜睜一家骨肉分離，銅牆鐵壁的蕭金台，一旦化為烏有，如何不傷心？只哭得眼中流血。

閔福仍然抓著英雄帶，二人向後寨走去，穿過五七道寨子，來到後寨，玉面小如來問閔福道：「怎麼後寨這樣的冷冷清清？丫環婆子一個不見，都哪裡去了？」老家人閔福說道：「二少爺，你還不知呢，主母將丫環婆子下人等，招集在一室，命眾人各奔他鄉去了。」原來，後寨劉氏夫人將下人們招在一塊兒，所有長支短欠一概不要，每人另外贈五十兩銀子，首飾衣物叫大眾隨便取。共合三十七名下人，一霎時走了三十四人，只有閔福與劉夫人及小姐的兩個婆子不走，願共患難。夫人將眾人打發走了之後，才遣閔福去叫二少爺。玉面小如來聞聽老家人之言，哭得更慘。說著話走到劉夫人住房，少寨主說道：「閔福你撒開我吧，已經來到我母親的房啦，選用你抓著我嗎？」

閔福鬆了二少寨主，玉面小如來伸手一推外屋門，雙門緊閉，二少寨主用刀將外屋門撬開，一推裡屋門，也是關閉。小英雄濕破隔扇紙，向屋中一看，不看則可，這一看，只嚇得小英雄魂飛千里！急忙叫道：「閔……閔……閔福，可了不得啦，我那親愛的母親懸樑自盡了！」小英雄踢開屋門，進了屋中，可憐一位賢德的劉氏夫人，已經自縊多時，吊在中梁之上。劉氏夫人懸吊在中梁之上，腳底下有一張八仙桌，八仙桌上又放著一個凳子。小英雄縱上八仙桌，一抱老娘大腿，喊道：「姐姐哪裡去了！」老太太未上吊之時，先將伊兄劉士曲及劉士英四位少爺，全都叫到跟前，囑咐劉家父子：「若大勢已去，此山不保，你千萬將你二外甥救走。」又叫三姪、四姪在後山套車，等候接姑娘秀英與德俊，又叫道：「秀英！你將你心愛之物，速速收拾好了，等候汝表兄接汝逃難。」又將家人、丫環、婆子，俱都招至跟前，加以安慰，給資打發走了。老家人閔福與姑娘的丫環、老太太的婆子等不願逃走，願與主人一共禍福，老太太叫閔福去到前寨叫少爺。劉氏太太開發走了眾人，這才上好了門，賢德的夫人懸樑自盡。你道，劉氏夫人臨上吊時，還題了一首骨肉分離之詩。等到玉面小如來踹開門喊叫姐姐，閔秀英與丫環這才跑到上房，姑娘亮柳葉刀，由八仙桌向上一縱，割斷繩子，玉面小如來在底下緊抱老太太的腿，將劉氏夫人卸下。二少寨主十七歲，姑娘秀英十九歲，年輕之人哪見過這樣事？只知叫喚，還不放倒。閔福說道：「姑娘與少爺，不必叫喚老太太啦，老太太眼角已見血跡，不能復生了。」姑娘說道：「閔福，我娘不能活啦？」閔福說道：「主母的舌頭都伸出來啦。若是剛吊上，手腳亂動時，還可挽救。快將老太太放下吧，別叫老太太受罪啦。」姑娘兩眼發直，當時倒沒有眼淚啦，玉面小如來一看姐姐兩眼發直，遂叫道：「姐姐，你可別過臉去！」說著話，向東牆上一看那首詩，寫的是：「汝父太無義，為娘命運乖。良言難相勸，骨肉兩分開。」閔德俊看罷詩文，不由一陣傷心，兩眼一發黑，昏厥過去。閔秀英見此光景，這才大哭道：「父親無故惹下大禍，逼死母親，拋下你我無依無靠的姐弟，哪裡是

我們的親人哪？」下腰將二少爺攙起。姑娘心中一發迷，香軀栽倒。正在此時，婆子丫環來啦，口中叫道：「老太太，東西收拾好了嗎？」這句話尚未說完，婆子低頭一看：「喲，這是怎麼的啦？」閔福道：「主母已不能救了，快救姑娘、少爺。」老家人將少爺扶起，擻胳膊彎腿，婆子、丫環將姑娘攙起，在屋中一溜，方才把姑娘緩醒來，老家人閔福一人扶住二少寨主，甚不得力，遂叫道：「媽媽還不幫助拯救二少寨主？」婆子說道：「主母在時，內寨男女不准共一語，此時扶抱少爺，如何使得？」老義僕淚如雨下，說道：「媽媽年過半百之人，少爺只十七歲，有什麼猜忌呢？好心救主，自有天知。」婆子媽媽無法，這才幫著閔福將少爺扶好，捶胸砸背。少許工夫，二少爺甦醒過來，吐了一口稠痰，大聲哭道：「苦命的媽媽，你狠心拋下我姐弟二人，就不管我們了？我父親無故惹禍，真是一家骨肉分離。」姑娘的嗓子變了聲音，少爺哭得死去活來，丫環婆子俱都落淚，老家人閔福也哭得好似淚人一般。老義僕說道：「你們哭三天三夜，無濟於事，趕緊出後山逃命去吧。」姐弟齊聲哭道：「老管家，我娘死屍在地，我們豈有一走之理？不如同我母親死在一處。」老義僕說道：「此言錯了，老夫人盡節，為的是救走了你們姐弟二人。那一來，豈不叫老夫人枉費了心機嗎？你倆快走，咱們將老太太放在牀上，自有人成殮。」姑娘仍是不肯走。老義僕說道：「若再不走，可就負了老太太的心了。」正在此時，劉福祥、劉祿祥二人也跑來啦，一看姑母已死，方要放聲大哭，老主管說道：「你們二人不必哭啦，遵遺言將我家少東與姑娘救走，那才是真疼你的姑母呢。」福祥、祿祥二人這才推推扯扯將少爺姑娘推出屋來，奔後山而去。

後寨母子離別，且放下不言，單表聚義廳之事。勝爺叫道：「閔老寨主，你還等候二令即回來嗎？我是明放令郎，他不回來啦。在下勝英不做絕事，給你留下一條根接續香煙，你還不開發邀來的眾賓朋嗎？你這大年紀，不明白世故嗎？」閔士瓊向西廊下對眾英雄說道：「眾位賓友，請散吧。」勝爺也向西廊下抱拳說道：「眾位各回本山，珍珠燈之事完畢，我必當登山拜謝。」閔士瓊又再三催促眾人散席，二老者將話說完，台灣省的石朗對三千歲曹士彪道：「咱回台灣吧，他們自有他們的事在。」台灣省的起身，蓮花湖的人也起了身啦，八大名山的英雄，三山五嶽寨主，哄然一聲，魚貫而行，俱都走了。閔士瓊一看，西廊下只有六人未走，都是大少寨主的朋友。閔士瓊說道：「你們六位不走，還等待挨捆嗎？不必義氣，這不是那個事。」這六個人聞聽，遂也散了。

此時西廊下連閔士瓊就剩一個人。勝爺叫道：「老寨主，你是自縛，還是武力對待？單打獨鬥，絕不雙上。」閔士瓊低頭不語，蔣五爺亮盤龍棍，賈七爺一握秋風落葉掃，蕭、孟二俠亮刀叫道：「三哥閃開，還不捉他？」勝爺道：「何必逼迫這樣緊呢？後退！」正在此時，又聽西角門外放聲痛哭，老義僕裸體赤足，進聚義廳哭道：「老寨主爺，夫人已死，少爺、小姐投井，老奴找不著蹤跡，前來報告。」閔士瓊聞聽，猶如刀刺肺腑，滾油煎心，萬種淒涼，萬種痛恨。列位，人生在世，萬不可無事生非，閔士瓊這不是無事生非嗎？一家俱盡。

閔士瓊說道：「閔福，念主僕之情，快成殮你主母死屍去吧。」